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
第五十七回 鄭子明斬將奪關 高懷亮貪功殞命

詩曰： 廣場破陣樂初休，綵纛高於百尺樓。
大將氣雄爭起舞，管弦回作大纛頭。

去處常將決勝等，回回身在陣前頭。
賊城破後先鋒入，看著紅妝不敢收。

右錄王建詩二首

話說趙匡胤見皇甫暉退保滁州，斷橋自守，遂命馬全義率領所部之兵，乘彼未定，取木作筏，渡河掩擊。自率大軍繼進，直抵滁州城下，揚旗吶喊，擂鼓討戰。皇甫暉登城說道：「人各為其主，願容我成列，然後與戰，休逼太甚。」匡胤笑道：「既汝自己討饒，姑寬汝須臾之死。」即令人馬暫退一箭之地。皇甫暉披挂完全，整頓軍馬而出。兩陣對圓。周陣上匡胤親出，左有馬全義，右有張瓊。唐陣上皇甫暉出馬。匡胤指道：「汝若識時務，早獻滁州，富貴可保，不然，身首異處，何益之有？」皇甫暉大怒，舉槍直取匡胤。馬全義接住廝殺，戰不數合，皇甫暉力怯，回馬敗走。馬全義趕到門旗之下，手起一刀，砍落馬下。周兵見馬全義得勝，乘勢殺來，唐兵大亂。姚鳳倉皇欲走，被張瓊趕上，生擒而回。大殺一陣，得了滁州，差人報捷。

世宗知滁州已得，即差學士竇儀至滁州查點府庫錢糧。竇儀領旨，入得城來，將府庫錢糧一一造冊明白，候駕到來陳奏。此時趙匡胤差人來取金帛綵緞，賞賜軍士。竇儀不肯，對差人道：「初破城池，即傾取府庫，是非所利。況吾奉旨載冊，已係官物，若非詔書所命，不得取也。」差人告知匡胤，匡胤嘆道：「竇公忠義，吾豈敢動其一二乎？」於是悉歸世宗。世宗下旨，以破滁州實出南宋王之功，盡將庫中之物賞賜匡胤。竇儀奏道：「趙元帥忠勤王室，豈肯獨受其賜？陛下宜均頒恩命，使將士盡得以沾澤也。」世宗依奏，即著竇儀將庫內財帛等物，賜南宋王及將士三軍。軍士均受恩澤，各各歡聲如雷。

匡胤又薦趙普。世宗即命趙普為滁州知州。匡胤與趙普日相講論，甚是投機。嘗問以治天下之道，趙普對答如流，言言中緊。匡胤甚喜，凡事質問。趙普盡心開誠剖決，皆得其宜。時陣上所擒南唐將士，匡胤盡欲殺之。趙普勸道：「國家多事之秋，英才難得，元帥何不釋之，以為己用？誠能推赤心以待之，彼寧肯忘其德乎？」匡胤點頭稱善，於是先放姚鳳及勇猛數十人。然後盡放其餘。後人有詩贊之云：

一語相投利斷金。君臣從此兩同心。

降俘釋放誠堪用，獨羨當年德澤深。

世宗駕入滁州，匡胤與眾將朝見。世宗慰之道：「克城之功，二御弟居首，他日名垂竹帛，誠不朽也。幸今威名日盛，可進兵掃平南唐，以慰朕望。」趙匡胤領旨，整備進兵。

不一日，唐主差牙將奉書到滁州請和。其書云：

唐皇帝奉書：思自交兵始戰以來，彼此俱損，均非其利。自今以後，願各息兵和好，以兄事大周，歲輸財帛，以助軍資。

世宗見書詞不遜，召匡胤商議。匡胤奏道：「今陛下聖駕已入唐境，李穀等諸將屯據險要。惟揚州一帶地方兵力脆弱，遭輕騎襲之，一鼓而下。那時陛下耀武揚威，金陵必卑遜迎降矣。」世宗聽奏大喜，即下旨元帥施行。

匡胤下令，差韓令坤領兵五千，襲取揚州。令坤接了令箭，臨行，匡胤謂之道：「將軍此去取揚州，勿得殘害百姓，凡李氏之陵在揚州者，令人守之，不可容人發掘。」令坤領命而行。兵至揚州，揚州士民各各心驚膽裂，守城兵卒先自奔逃。守將馬延曾倉皇無策，走入後堂，削去鬚髮，披上僧衣，從南城逃脫去了。城中士民無主，開城納款。令坤引兵入城，傳令兵士，不許擾害民間，如違令者斬。於是揚州百姓安堵如故，不犯秋毫。

令坤差人奏知世宗，世宗得奏大悅，詔令匡胤取泰州。匡胤領旨進兵，往壽塘關而來，離關數里，放炮安營。壽塘關守將王豹，這日正坐中堂，祇見探子進來報道：「周主差宋王趙匡胤領兵前來犯界，元帥速為定奪。」王豹聽報，即令兵將守護城池。過了一宿，次日，兩邊各自開兵。王豹乃是步將，用的一條鑕鐵棍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腰下挂著兩個銅鈴，練就的一隻馬驢般的大犬，上陣傷人，十分利害，軍中稱為鐵棍神犬大將軍。當日領兵出關，與周營相對。兩邊各擺陣勢。王豹縱步當先討戰。周營中有右營總兵吳輪上前道：「末將願見一陣。」匡胤許之。吳輪出陣，與王豹各通姓名，交手就殺。二人戰有三十餘合，王豹抵敵不住，回步便走。吳輪拍馬趕來。王豹便向腰間取出銅鈴，連搖幾搖。祇見陣後一隻大犬跳將出來，將吳輪咬住，祇一扯，跌下馬來。被王豹一棍打死，取了首級，藏過了犬，復來討戰。

探子報入營中，匡胤大驚道：「怎的就被他傷了？」探子道：「對陣步將使鐵棍與吳總兵交戰，他敗了，吳總兵追去，他便放出惡犬，把吳總兵咬下馬來，被他打死。」匡胤大怒，問：「誰人敢去擒他？」鄭恩應聲道：「小弟不才，願見一陣，親斬王豹，與吳輪報讎。」匡胤道：「三弟出去，須要小心。」鄭恩道：「前在孟家莊上，鹿精尚被咱打死，今日有兵有將，何懼一狗耶？」遂即出營，分付家將道：「汝等見了狗怪，須要一齊上前，亂刀砍死。」家將依允。鄭恩來至陣前，大罵：「賊將怎敢把我大將打死？你快快出來伏罪抵死，咱便饒你。」王豹大怒，掄動鐵棍，劈面打來。鄭恩舉刀迎住便殺。二人戰有二十餘合，王豹氣力不濟，轉身就走。鄭恩不知好歹，隨後追來。王豹又取銅鈴搖了兩搖。祇見那隻大犬仍從陣後縱跳出來，向著鄭恩便咬。鄭恩叫聲：「不好！」急急揮刀去砍，早被那犬躡上，一口咬住了右臂。鄭恩大叫：「家將們快來！」誰知鄭恩追趕已遠，家將們一時飛走不及。那王豹見犬已咬住，即忙舉起鐵棍，望鄭恩頂門打將下來。鄭恩招架不及，祇把頭一低，心中慌急，祇聽一聲響亮，泥丸宮一道黑光冒起，見有一隻黑虎，張牙舞爪，抓住了鐵棍。王豹一見，唬得心驚膽怯，望後便走。那大犬見了黑虎，尿屁直流，滾倒在地。正值家將趕到，一陣槍刀，砍做肉泥。鄭恩歸元醒轉，見犬已死，又見王豹退在門旗之下，呆呆的看。鄭恩心中大怒，不顧臂上疼痛，縱馬趕殺過來。王豹祇得接住抵敵，戰不數合，大敗而走。鄭恩是坐馬的，追得甚快，將及關前，王豹步行不迭，早被鄭恩用力一刀，分為兩截。正是：

空有安邦定國志，眼前人獸一齊亡。

鄭恩既斬王豹，領兵取關。守關副將見主將已亡，俱各開關歸順，兵馬進壽塘關駐扎。

匡胤聽知鄭恩取了壽塘，心中大喜，一面報於天子，一面統兵進關，計點降兵一萬，盔甲兵器無數。當日出榜安民，查盤府庫，又上了汝南王功，分付軍士收葬吳總兵尸首。養馬五日，然後整兵征進。至第六日，匡胤留將守關，自率大兵來取鳳祥關。卻說守關將叫做花槍將劉猛，這日正在公堂理事，有巡城將校報道：「城外有數百敗兵逃來求救。」劉猛道：「何處來的？」將校答道：「他說壽州逃來的。」劉猛道：「既如此，可放他進來，編入隊伍。」分付守備查驗，編管了當。又撥兵士嚴謹守城。

且說匡胤兵至鳳祥，離關十里安營。諸將參見已畢，匡胤問道：「誰敢領兵去取此關？」有正印先鋒高懷亮上前道：「小將自到南唐，寸功未立，今願領所部人馬，去取此關。」匡胤道：「若得將軍一行，此關必然下也。」懷亮辭別出營，上馬領兵，直至关前討戰。報馬報進城去，劉猛點兵而出。兩邊各主陣勢，不通姓名，交馬使戰。約有三十餘合，懷亮暗取夾槍，照著劉猛喝一聲：「中。」祇一夾槍，正中劉猛肩窩，翻身落馬。懷亮再復一槍，結果了性命。揮動人馬衝殺過去，南唐兵大敗，四散而走，周兵乘勢搶了鳳祥關。懷亮進關，出榜安民，賞軍查庫，差人報捷於元帥。

匡胤得報，具奏世宗，然後領大兵進了鳳祥。懷亮參見，匡胤大喜道：「將軍克服此關，其功不小。」遂上了功勞簿。當時停

兵在關，候備征進。適有軍政司上前稟道：「軍中兵多糧少，如何給發？」匡胤心甚擔憂，具表奏知世宗。世宗急與君臣商議，一時無策。有一臣姓楊，名子祿，上前奏道：「臣聞此處有一銅佛寺，內有丈六金身三尊大佛。不如借此法身，開局鑄錢，散與軍士行用，待平了南唐，鑄還佛像，此亦救急一時之策也。」世宗依奏。又有一臣奏道：「不可。陛下若依此言，壞佛像以鑄錢，恐獲罪愆，於國家不便。」世宗道：「不然。朕聞佛祖當日現身說法，尚割肉喂鷹，捨身喂虎，何況銅像特觀瞻之具乎？」即傳旨召取工匠，開局鑄錢，與銀搭配行用。不道這錢有周朝年號，南唐不得通行。況周兵又是將銀藏下，祇用新錢，南唐百姓恐周兵去後，此錢何處使用！一時民間受累，各有不平。

時有一人，名叫王德盛，開張布店為業。這日因周兵買布，強將新錢行使，竟取布疋而去，王德盛氣忿不過，藏了利刃，來到局中，閃在旁邊，思欲行刺。匡胤端坐中間，兩邊站立文武，正在發錢。那王德盛往旁邊偷走上去，卻被匡胤看見，喝聲：「家將們，這人來得古怪，與吾拿下！」兩邊一聲答應，走出幾個家將來，將王德盛拿住，身邊搜出利刃，把他綁了，推上來稟道：「此人係是奸細，身邊現有利刃，候千歲發落。」匡胤看他面有殺氣，況又立而不跪，遂喝問道：「汝是何人所使？暗藏利刃，欲刺何人？」王德盛大喊道：「昏君昏臣！上明不知下暗。爾等祇圖天下，不顧百姓死活，古人云民乃國之本。爾無錢糧，與百姓何干？將銅佛鑄錢行使，倘日後爾等去後，此錢何處去用？爾等縱兵強買貨物，祇把此錢推抵，將我們血本擔擱，何以為生？故此特地前來殺你。不料被你拿住，這是我命該如此，聽憑你狗王將吾怎樣處治！」匡胤聽了大怒道：「你這該死刁民！這是萬歲旨意，那錢上現有天子國號，怎麼不用？若平了南唐，總有收錢之法。你這廝反來行刺，理法通無。若不將你斬首，此錢如何能得通行？」叫左右將他拿出局門，斬首號令，以安百姓。一面奏知世宗，收爐停鑄，一面撥將鎮守鳳祥關，然後發兵攻取徐州。

那徐州守將姓丹名托，稱為丹令公，有二子丹鑾丹鳳及手下一班戰將，都是驍勇無敵之士，管轄兵馬三萬，鎮守此關。這日正與二子商議周兵來伐之事，有探子報入道：「前關王豹劉猛，俱皆戰死，關梁已失。聽得又有兵來，要取徐州。」丹托聽報，謂二子道：「吾聞趙匡胤為帥，高懷亮為先鋒，與及手下將士，都稱勁敵，此來鋒勢正盛，吾兵料不能敵，汝等眾將有何策以待之？」參軍陶榮進道：「小將有一計在此，可叫兵士預先將吊橋做活，水中釘了鐵樁，城上伏著弓弩手。倘與周將交戰，誘他過橋。若是步行，可過此橋，如若馬將，跑急勢重，便要連人帶馬跌下水去，那時鐵樁戳體，箭鏃鑽身，憑他蓋世英雄，不怕不死。」丹托聽了大喜，連稱妙計。正言間，忽報周兵已至。丹托便差軍士上關嚴守，多備灰瓶炮石，提防攻城。

卻說趙匡胤兵至徐州，安營升帳，眾將參見已畢，匡胤便問：「誰去取關？」先鋒高懷亮出道：「小將願往。」匡胤許之。懷亮上馬端槍，領兵而往。正在中途，遇著丹托兵馬，兩下排開陣勢，祇見唐陣上丹鑾出馬。懷亮看了，喝聲：「賊將，留下名來。」丹鑾道：「俺乃大唐皇帝駕下丹令公之子丹鑾便是。你是何人，敢來犯界？」懷亮道：「我乃周天子駕前橫膽將軍，趙元帥麾下正印先鋒高懷亮是也。爾是無名小子，休要出來送死，快叫丹托自來領死。」丹鑾大怒，舉手中刀，劈面砍來。懷亮挺槍迎住。二將各施本領，都逞英雄，戰有二十餘合，丹鑾暗思：「懷亮名不虛傳。」招架不住，回馬便走。高懷亮大喝一聲：「賊子往那裏走？」一槍正中丹鑾左脅，翻身落馬。唐陣丹鳳見了大怒，拍馬向前，大罵道：「好賊將，敢傷我兄長，誓不甘休！」拈搥就打。懷亮把槍往上祇一架，丹鳳在馬上亂晃，幾乎跌下馬來。復又舉搥來戰，未及十合，懷亮取鞭在手，把槍架開了過，照定丹鳳一鞭，正中肩窩，把丹鳳打落馬下。可憐丹托二子，一時間都喪於高懷亮之手。正是：

將軍橫膽誠無敵，名震寰宇戰士寒。

懷亮取了首級，掌鼓回營，見了匡胤，報功不表。

且說南唐敗兵報知丹托，丹托大哭道：「正待除滅敵人，不料二子先被高懷亮所害，此恨怎消？」分付軍士收葬尸骸，一面差人往金陵求救，一面依了計策，連夜安排。次日，丹托領兵出城，坐名要高懷亮出來會戰。探子報入營中，懷亮來見匡胤道：「既丹托如此無禮，小將誓必誅之，以取此關。」匡胤道：「將軍不可親出，恐有計策，尚宜防備。」懷亮不聽，領兵出營，兩下各立陣勢。懷亮一馬當先，大喝：「丹托老賊，快快出來受死！」丹托見了讎人，怒氣填胸，大罵道：「你這賊就是高行周之子？怎敢害我二子？我今日親來殺汝，以報吾子之讎。」說罷，拍馬提刀來戰。懷亮挺槍相迎。戰不數合，丹托虛晃一刀，勒馬便走。懷亮心中暗想：「他二子已亡，關上無人，趁此不去搶關，等待何時？」遂發開了馬，緊緊追來。丹家敗兵往左右沿河而走。丹托自往旁邊小木橋過去，守橋兵登時扯起。那高懷亮追到吊橋邊，心下暗喜，不分好歹，搶上橋來。誰知人強馬壯，槍甲沉重，那橋又是枯木朽株，預先裝活，高懷亮剛到橋心，祇聽得一聲響處，連人帶馬跌入河中。下有鐵樁，上放亂箭，可憐蓋世英雄，竟死於徐州河下。那後面家將兵丁隨後趕到，看見主將中計，又不能上前相救，放聲大哭，祇得回營報知匡胤。匡胤大驚，不覺淚下。眾將聞之，亦各傷悲，一齊來稟匡胤道：「某等願同去攻城，拿住丹托，與懷亮報讎。」匡胤依允。

次日，鄭恩等一千眾將領兵至關下，辱罵攻圍。丹托在關上看見周將利害，不敢出敵，祇得緊守提防。匡胤發怒，親督兵士，奮力攻打，一連攻了數日，尚不能下。那丹托與諸將商議道：「周將如此驍勇，兼之攻打甚急，量此關將寡兵微，終於難守，不如棄去此關，再圖後舉，何如？」眾將道：「令公高見極是，我等作速起行。」於是，眾將各自收拾，連夜開城，殺出而去。周兵追之不及，各自回還。城中百姓無主，各設香花，開關迎接。匡胤帶領眾將進關，出榜安民。令人收檢高懷亮尸首，用棺木盛殮，候班師帶回。當下又查盤府庫，歇馬停兵，差人往南唐探聽消息。

卻說唐主聽報揚滁等地俱失，驚慌無策，急召眾臣商議。有御史陳景奏道：「前者差人議和，周主不允，以致疆界日促。今事已危急，徒戰不利，主公可再遣人至周主營中，卑詞求和，庶兵端可息。」唐主聽奏，急遣翰林學士鍾謨大理寺卿李德明二臣齎表，帶著金寶茶葉器皿等物，來到滁州，報知世宗。世宗知鍾李二人乃舌辯之士，必有說詞，令將甲兵陳列，兩旁侍立猛將，然後召二臣人見。那鍾李二人進帳，拜伏於地。世宗道：「汝主自恃唐室苗裔，宜知禮義，當與別國不同。豈知不能盡以小事大之理，反欲泛海結連契丹，抗違天朝，汝二人口舌焉能搖惑？朕正欲往觀金陵，借府庫以賞軍士，此時爾之君臣能無悔乎？」二人一言不能答，惶恐而退。

世宗乃親領大軍征進。此時正值深秋天氣，但見落葉飄飄征雁過，行旌閃閃陣雲高。車駕至淝橋，世宗取一石在馬上持之，從軍各取一石，精不可勝。大兵來至壽春城下，旨令攻城。城上矢石如雨，部將張瓊看見，叫道：「主上且避，城上強弩利害。」正說間，不防一箭射下，正中張瓊背上。有分教——敵國推輪，重見疆場效命。王師返旆，再圖將士宣猷。正是：

非懼風塵馬變色，祇緣士卒力多疲。

畢竟張瓊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